

八二三金門砲戰秘錄

● 莊省

中外雜誌一九九七年八月、九月號連載王培堯先生「八二三金門砲戰秘錄」一篇（下稱王文），引起不少讀者興趣；當年在金門參加過砲戰的人，大有重溫「戰地春夢」的感受。筆者謹就所知，提供窺見，與讀者們、老戰友們共話當年。

以色列人早獲機密

一九五八年中共北戴河會議，決定砲擊金門。按理說，中共幾個高層領導決議的事，消息不應外洩，但猶太人神通廣大，無孔不入，輕易地就取得那種高度機密的國際情報。英國是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公開地、秘密地與中共各階層接觸，英國也獲知這項消息。接著，美國五角大廈經由中情局管道也獲知了。

老總統很快就獲得這項情報，但是直接來自中共內部？或從以、英、美那個國家取得？則未聽說，也未見有公開的證實。

老總統蔣中正先獲悉中共將於七月，後

又延至八月下旬攻擊金門，但未確知是那一天；我國防部立即對福建沿海，尤其是金門當面中共陸海軍的活動加強偵防，並於七月十七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蔣公與毛如捉迷藏

老總統於八月十九日乘洛陽號兵艦秘密地到達馬祖，又連夜乘該艦於二十日晨到達金門，上午去小金門，下午在金門部召集團級以上指揮官會餐，餐前講話，餐後也講話，說明國際現勢，殷殷叮嚀加強戰備，各級指揮所及重要軍資，立即進坑道地下，奮勇反擊來犯之敵，以確保金門，並創造反攻契機。薄暮時分乘原艦離金返台。

國防部長俞大維率隨員於二十二日夜間乘飛機到達金門，擬協助金防部加強戰備。二十三日上午去大二擔及小金門，下午去古寧頭視導。人車一行，浩浩蕩蕩；對岸各觀測所看得清清楚楚，誤認是老總統正進入鬼門關，毛澤東就下令開砲。

老總統獲悉共軍將攻金門，但不知道祇是砲擊而不登陸金門。毛澤東得知老總統將去金門，但不能確知是那一天。現在看來，他倆像在玩捉迷藏遊戲；俞大維幾乎成爲替死鬼。

依據王文所記順序，按頁次提供幾點補充意見，第三六六期：

第四十三頁：張國英當時是陸軍少將。
第四十四頁：翠谷概爲南北向；如爲東西向，則圍頭或大嶸敵砲均可直射谷頂及兩側山麓，我損失可能較大。

俞部長對郝師長說：「過去三十四師所做的工事は祖母級，而你現在做的工事は摩登小姐」——郝柏村於八月七日到小金門接任師長；龍骨山坑道的開鑿，是田樹樟、黃煜軒等規畫、督導之功；郝應對部長說明，不應掠人之美。

第四十五頁：「第一群三千多砲彈：直落在翠谷水上餐廳一帶」——據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國防部編印的「金門砲戰戰史」：砲戰

初期由圍頭、蓮嶺、廈門等地敵砲共三四二門，但廈門敵砲打不到翠谷，圍頭、蓮河部分輕型砲射程在一萬公尺上下的也打不到翠谷；即使圍頭區二十八門、蓮嶺區一三六門敵砲全部都打得到翠谷，其第一群（所謂「一群」，是指每砲發射一發）祇有一六四發而已，決不可能有「三千多」發之多。

章趙吉三將軍之死

第四十六頁：據當時俞部長隨員之一龔理昭將軍（陸總部人事署署長，參加水上餐廳晚宴）日後曾面告筆者：

章傑將軍是在砲擊後衝出去，剛巧碰上一發砲彈，他被打碎了。當時有人認為：章之衝出去，是怕在餐廳挨轟，是想逃離危險區。但日後也有不少入認為：章基於本身任務，擬衝去CCC指揮防砲射擊，申請我空軍支援（當時採用「夏令時間」，十八時三〇分直後，我空軍尚有足夠的時間出動）；果真如此，章傑之被迫贈為空軍中將，也就當之「無愧」了！客觀持正的歷史學家，如有機會重修「金門砲戰史」時，願否為戰場犧牲者解析一下？

趙家驥將軍掛念著長官的安全，靠在門旁張望，口中唸著：「哎呀！部長和司令官」？適一破片射來，削去趙的半邊臉和整個下巴，倒下去了。

吉星文將軍見趙倒下，立即趨前，擬救助趙，方半彎下身子，又有破片射入，吉的

頭、胸、腹均被擊中，腸子流出來了，龔理昭將軍見狀，欽敬吉奮不顧身、冒險救人的義勇，立即抱起吉，先把他的腸子塞回去，並撕破襯衣代為簡單包紮；龔滿身是血，心裏更在淌血——「七七」在蘆溝橋指揮所部發射第一槍的抗日名將，竟然死在金門的俄製砲彈裏！

趙將軍不久就死了。吉將軍送到五十三醫院之後雖經緊急開刀救治，也回天乏術了。

反擊戰與雙方空軍

王文：「共砲射擊過後，守軍開始反擊：鵲山、珠山、烈嶼及大擔等地的砲兵陣地相繼浴血還擊」——據「金門砲戰回憶錄」各有關砲兵營（連）長、砲兵指揮分別記述八二三當時大金門砲兵的反擊實況：

一、金東地區一五五加砲、九十裝砲在砲兵六九二營營長主動指揮下，於十八時三十五分對圍頭反擊。

二、金東北官澳附近的反砲戰兵第十軍一五五榴砲營未反擊。

金東北第二軍砲兵六一二營第三連一〇五榴砲，由該連連長主動指揮對蓮嶺敵砲反擊（未記述反擊開始時間）。

金北中第八軍砲兵六一九營一〇五榴砲，在該營營長主動指揮下，約於十八時三十五分對蓮嶺區反擊。

三、金西地區反砲戰砲兵，在砲兵六〇

〇群指揮官主動指揮下，第一軍砲兵六〇六營一五五榴砲於十八時三十五分對大嶼及廈門、砲兵六九一營一五五加砲於十八時三十八分對廈門敵砲反擊。

四、小金門有中、輕型砲五十三門，等待師長下令反擊，但郝師長一聽到砲聲就躲起來了（「八二三砲戰日記」記作「暫避」），因此小金門的一五五榴砲及一〇五榴砲都沒有反擊，任由放列在廈門海灘上的敵輕砲、迫擊砲肆意轟擊。

大擔沒有砲兵，無法反擊。大擔一再電話請求小金門砲兵制壓廈門敵砲，結果呢？祇有少數人知道答案——大家等著師長的命令，跟著師長違背了老總統三天前殷殷叮嚀「犧牲、奮勇殺敵」的訓示，輕忽地放棄了郝柏村口中經常強調的「革命軍人」應有英勇行動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榮譽！誰知道竟有這麼令人大失所望的結果！

第四十六頁：「翠谷餐廳前後左右落彈如雨：餐廳的牆壁洞穿」——這個翠谷餐廳，可能是指建在谷口附近的軍官餐廳，該餐廳牆壁概用空心水泥磚一層築成；八二三後的三、五天，筆者曾經過該餐廳附近，見其北面牆壁為敵彈射穿一個大洞，且有很多大小彈痕；東面牆壁也有無數彈痕。

水上餐廳是半永久性建築，是金防部專為外賓、台北軍政大員來金參觀、訪問、視察的宴會場所，八二三時似未被敵彈洞穿牆壁，否則我高級將領傷亡更多。又兩餐廳相

距還有一段距離。

第四十七頁：「原地臥倒不動的都倖免於難，使人深信『鎮靜』與『智慧』是任何戰爭中最安全的憑藉」——部長隨員原地臥倒不動，確是個人「鎮靜」與「智慧」的表現，但軍長兼副司令官身負「確保金門」任務，有當機立斷、指揮反擊重責的人，也在「砲擊一小時，砲聲漸稀」之後，才「跑至作戰指揮所」，就難怪很多人對他有微詞了。

「聽到太武山上空有飛機盤旋掃射的聲音」——查「金門砲戰戰史」，八二三當時沒有敵機飛臨金門上空的記載，但記有「八月廿四日十九時三〇分，敵機八架侵入金門上空：以機槍向地面掃射，經我高射砲猛烈射擊，方始逸去」。王文所記如屬實，可能是「金門砲戰戰史」漏記或誤記了。

查美空軍及我空軍，在與我地面砲兵進行火力協調時，必先畫定砲兵射擊區域及射擊時間，即當我砲兵射擊該區域時，我空軍決不飛臨該區域上空活動，免遭誤射。俄空軍、中共空軍想也如是。王文所述如確有其事，則圍頭、蓮河、大嶼及小嶼、角嶼等地敵砲必須暫停射擊（以時間控制）；否則敵機就可能在砲擊區以外的上空活動了。

王文：「我砲兵於十八時三十七分開始英勇還擊，以火砲八十八門制壓共軍砲兵陣地，計發射五七七發，摧毀中共砲兵陣地五處」——我砲兵反擊開始時間，請參閱「八二三當時大金門砲兵的反擊實況」第一、二

項。文內「我砲兵」之「我」字如改為「大金門」三字，更切合當時戰況——小金門砲兵未反擊。

關於為八二三當時大金門砲兵反擊門數，依據前三項合計為四十六門。查第二十七師砲兵一〇八營一〇五榴砲，如曾於八二三當時反擊敵砲，應加列四十二門。又第五十八師砲兵二三二營第一連一〇五榴砲，曾於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六日林厝對大嶼射擊，未計入四十六門內。

下面幾段是對本刊三六七期王文的補充意見，仍按頁次順序提出。

金門司令官及師長

第四十六頁：當年金門各師及師長，按「金門砲戰戰史」附表第二十三金門防衛部任務編組：各守備區及指揮官（括號內人名係繼任或前任人員）：

金東守備區 第二十七師師長林初耀（陸志家）

金南守備區 第十師師長馬安瀾

金中守備區 第四十一師師長胥立勳（

江無畏）

金西守備區 第五十八師師長（李紹牧

）張錦琨

烈嶼守備區 第九師師長（黃煜軒）郝

柏村

預備隊 第六十九師師長曹傑（常

持琇）

砲兵指揮部 指揮官王興詩（鄒凱）

防砲第六團

海軍巡防處

空軍指揮所

直轄部隊（支援單位甚多）

王文內「第十七師、第四十九師」，當時似未開抵金門。

砲戰第一階段停火後，胡璉上將於十月十三日稱病離金回台，司令官職務奉命交由張國英少將暫代；十一月一日參謀總長王叔銘上將率同劉安祺中將至金防部佈達接任司令官。劉玉章中將之任金防部司令官是在胡璉上將之前。

曾聽黎振傑將軍談過：八二三當晚，胡司令官召集有關將領指示，即命黎少將擔任空投指揮官，籌設空投指揮部於雙乳山附近；命馬濂心少將為灘頭指揮官，籌設指揮部於料羅灣。這證明胡璉的作戰指揮確有過人之處。

第四十七頁：「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美總統艾森豪訪華」——中共「喊打過街老鼠」，全面砲擊金門；劉安祺上將竟然不知這是中共不怕激怒美國人，是我設法拖美國人下水的好機會，竟然不敢下令金門砲兵反擊！劉上將即使不為美國及美國總統爭點面子，也該救救金門軍民，怎能看著他們被敵砲痛宰！任何稍有作為的戰場指揮官可能都會下令反擊，何況劉安祺是獨當一面的上將！六月十七日我如反擊，純屬防衛之戰，決不

致影響「中美協防條約」；我可以不對敵挑釁，但該條約決不限制我們自衛。

到了六月十九日，不反擊也就算了，如要反擊就應主動反擊，即在敵砲開始射擊之前，我就應選定重要目標，集中所有重砲火力，先發制敵，分區同時對敵砲行摧毀性射擊。

這時金門砲兵火力，較之一九五九年初砲戰結束時強多了：一五五加砲增多了，二四〇榴砲早已進入陣地；王文「在中共的瘋狂砲擊下，我軍多有傷亡，砲兵陣地部分已遭損毀」，在這種狀況下，對「敵可能行動」，應早已在戰場指揮官深思熟慮之中，下令反擊就是了，何必開會徵詢部屬意見，何況敵可能還沒有像二四〇榴那巨砲呢！

國家如果任用這種邊疆大吏，如果選用這種大將，靠他在狀況突變時當機立斷，採取適當處置以保國衛民，可能要失望了——在突變時刻，戰場指揮官要靠開會，靠部屬建議，靠請示上級，才敢採取行動，不論其結果如何，都會受到歷史學家率直而無情的評斷！幸好王文所指的是劉玉章；但很多人都會質疑：劉玉章不致於這樣庸懦吧？！

當時的砲兵指揮官不是鄒凱，鄒凱早就調任師長了。

重砲資料轟雷計畫

有關重砲資料，謹就所知，摘要提供參考：

八吋自走砲：民國四十七年九月中旬開始的「轟雷計畫」，就分三梯次運抵金東、金西。不久，美軍以金門戰場空間不大，且砲位固定，用到自走砲的機會很少，就運來牽引式砲換走了自走式砲。八吋榴砲彈頭重二〇〇磅，威力大於一五五加砲，是反砲戰利器，但射程不及一五五加砲。

二四〇榴砲：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以後運抵金門。該砲彈頭重三六〇磅，射程遠於八吋榴砲，但較一五五加砲稍近。

二四〇榴砲號稱「最重砲」。「威力強大，射程逾四〇公里」——「威力強大」是真的，「射程逾四〇公里」則不確。

當年美軍的八吋加砲，射程不到四〇公里（今日有無改進？不得而知）。一九六〇

年「六一九」日，金門可能尚未擁有八吋加砲。金門今日有無八吋加砲或八吋自走砲？筆者不宜問。

結語

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四十年前的戰場舊事，有些事的确記憶猶新，有些事則因年久而記憶衰退，必須憑第一手資料如「金門砲戰回憶錄」等才能勾起舊事，回復從前，走進砲戰時光隧道，彷彿再作「砲戰演員」。當年戰況千變萬化，戰場上百味雜陳，曾身歷其境、遍嘗其味的人，對於戰史的記述，希望他有善盡「真實、正直、客觀」的義務，有為「金門砲戰戰史」修成「信史」的宏願。筆者願與讀者們，老戰友們共襄盛舉。

聖文庫 拾夢抒懷

隆重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